

书品

SHUPIN

二零零六年·第四辑

- ◎荣新江 《粟特人在中国》编后感言
- ◎冯 时 新版《殷周金文集成》评述
- ◎张培鋒 施德操和他的《北窗炙輠》
- ◎刘尚荣 《史记》三十“世家”点校商榷

书品

总第 100 辑

中华书局

卷二十四史補

去年暑假的二十世紀整理計劃，對於老五的校勘分段，標點而清已作了很大的說明。因此大學歷史系在校勘時，一度，又無不照這个文件規定。比較完善的意見，其中有些問題是，整理計劃，沒有涉及到的。為了參考文的校點，所以特別要上一致，現在把這以前整理，這綜合，史記，漢書，在杜系中，常小本的，已經整理，在湖州，各送給整理歷史的同志參考，其中所談到的問題，是補充這个文件的不足，不是全面修改。整理計劃附一，採用舊本，新本，新的，新的，如前，同意，希望提出。

極品

對於此事之所有證據，但無鑰匙的證據，亦未得前人論者，不誤可
尚於其中扼要說明

船主之司存，在問題前，對此有所「預」，而尚未定論者（船主不

經者主內可通者雖有異同亦不改動

卷之四

漢書高惠之功居衰。武昭其後。無不藏。餘下。

侯青雅：：：元鼎二年，坐為丞相建御史大夫陽不直自殺。

中华书局最近新书

黄侃文集

文心雕龙札记 / 黄侃 著 / 26.00 元

黄侃国学文集 / 黄侃 著 / 28.00 元

黄侃国学讲义录 / 黄侃 著 / 26.00 元

说文笺识 / 黄侃 著 / 36.00 元

广韵校录 / 黄侃 著 / 38.00 元

文选平点 (全二册) / 黄侃 著 / 46.00 元

史记新证 (事类丛著) / 陈直 著 / 16.00 元

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 (全四册) / [日] 遍照金刚 撰 卢盛江 校考 / 158.00 元

敦煌变文选注 (增订本) (全二册) / 项楚 著 / 148.00 元

中国方术正考 / 李零 著 / 48.00 元

中国方术续考 / 李零 著 / 48.00 元

中华文史新刊

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 / 杨权 著 / 32.00 元

古代小说文献丛考 / 潘建国 著 / 46.00 元

礼法与人情——明清家庭小说的家庭主题研究 / 段江丽 著 / 28.00 元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辽金元卷) / 邓绍基 杨镰 主编 / 38.00 元

中国农学书录 / 王毓瑚 编著 / 26.00 元

域外汉籍研究集刊 (第二辑) / 张伯伟 编 / 66.00 元

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发与土地沙化 / 肖瑞玲 曹永年等 著 / 20.00 元

沈玉成文存 / 沈玉成 著 / 38.00 元

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 / 葛承雍 著 / 80.00 元

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 / 常建华 著 / 32.00 元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 常建华 著 / 36.00 元

河南出土钱币丛书

南阳平顶山钱币发现与研究 / 刘绍明 张尧成等 著 / 220.00 元



2006年第4辑(总第100辑)

单月20日出版

百辑感言	3
编撰按谈	
刘尚慈 《王力古汉语字典》的特色及编后絮语	4
荣新江 《粟特人在中国》编后感言	14
学林忆往	
王同策 《闲堂书简》引起的往事回忆 ——兼作程千帆先生手札补遗	18
评书论学	
冯 时 新版《殷周金文集成》评述	23
冯保善 为往圣继绝学 ——读俞为民教授《曲体研究》	27
来新夏 他们不仅仅是淘书 ——读《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	33
严 华 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创新之作 ——评戴伟华先生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	38
赵平安 李冬鸽 名物训诂的新收获 ——评汪少华教授的《中国古车与名物考辨》	42
淮 茗 冷板凳上写好书 ——从《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一书说起	47
罗瑛 袁芸 唐史与唐诗研究的新视野 ——读徐有富先生新著《唐代妇女生活与诗》	51

读书札记

张培鋒 施德操和他的《北窗炙輠》 56

孔祥军 读杜随札
——“有时颠倒着衣裳”句新解 63

宋闻兵 读《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札记 65

商榷篇

刘尚荣 《史记》三十“世家”点校商榷 72

伊 强 《管子校注》札记 79

二十四史点校本档案选4

点校二十四史补例 86

书苑撷英

[清]谈迁著《枣林杂俎》，陈直撰辑《关中秦汉陶录》，龚延明著《中国古代职官科举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末教案》（第六册） 90-93

古籍小常识

崔文印 死后成罪人
——漫说康雍间吕留良一案 94

主办单位：中华书局 主编：徐俊 副主编：沈致金

编辑：《书品》编辑部 责任编辑：林玉萍

邮编：100073 地址：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电话：(010)63458226 传真：(010)63458226

印刷：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代号：1369BM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内代号：18·206 国内发行：河北省廊坊市邮政局

网址：www.zhbc.com.cn 电子信箱：shupin@zhbc.com.cn

百辑感言

《书品》自1986年创刊,至今已历二十寒暑,出刊百辑。二十年来,伴随学术的发展、读者的需求变化,《书品》经历了字体由繁到简,印张由少到多,刊期由季刊到双月刊的调整,编辑部也几经人员更替,但实事求是、客观平易、言之有物的文风一以贯之。对于《书品》这种局限于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领域内、主要对本版图书品优评劣的“小众”刊物来说,能走到今天,端赖于作者之厚爱、读者之关心以及书局之坚持。

《书品》成长的二十年犹如一条墨香浸渍的长河,一百辑杂志就是河中泛起的朵朵浪花。《书品》以读书人为对象,品评书的优劣得失,有作者整理研究的甘苦和心得,也有编辑策划加工的努力和体会,还有读者研读玩味的领悟和感想,见证了二十年来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出版的发展轨迹和文史界学术研究的细密深入。在《书品》营构的园地里,学术大家介绍心得,青年才俊发布新见,书苑讯息参杂其间,作者、读者、编者形成互动,共同促进了图书质量的提高和出版事业的繁荣。

今后,《书品》仍将努力提高刊物的品质,扩大信息量,以其扎实的内容和特有的风格,服务学术,服务读者。

《书品》编辑部

2006年7月

《王力古汉语字典》的特色 及编后絮语

● 刘 尚 慈

王力先生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就设计了理想字典的模式。那是 1941 年 4 月,在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演讲会上做的《我理想的字典》的讲演,1945 年刊发在《国文月刊》33 期。接着写出了字典的样品,即《了一小字典初稿》,1946 年 4 月,发表在《国文月刊》42 期。然而直至 1984 年才得以着手编写,此时,王先生已 84 岁高龄。他用自己几十年学术实践的积累,渊博的学识、深厚的造诣去逐字逐条地考察《辞源》及旧辞书的训释,按“理想字典”的基本构想制定了体例,造就了这部字典。

一、《王力古汉语字典》的特色

首先介绍一下该字典在义项处理上的特色:

第一,强调词义的概括性、系统性。

字辞书追求释义周详是正确的,但是义项太多太散,把字的本义、引申义、比喻义、假借义以及经典传注中的僻义等相互孤立地堆放在一起,平列在一个平面上,会给读者造成困惑,不知所从。《王力古汉语字典》(以下简称为《字典》)强调释义的概括性,将以往字典纷繁而互相孤立的义项加以梳理,去伪存真,捋出一词多义之间的关系,合并本义相同的义项,将本义及其引申义系连起来,揭示出词义的系统性。对于间接的远引申义和假借义则单独立项,如此,义项减少了,字义反而更明晰,更系统,更符合字义发展

引申的客观实际,因此也更容易理解了。

第二,在对字义作系统分析时,尤其注意词义的时代性。

词汇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变化着,词义可以扩大、缩小、转移,又会有些新字、新词应运而生。本《字典》努力在释义中表现出词义的时代性,对于中古以后产生的“后起义”和元明以后产生的“晚起义”;对于后起或晚起的字形和词,在释义中给予注明。从而树立起语言的历史观。

本《字典》的释义方式,便于读者在逐层递进的释义中理解和掌握字词的意义和用法,可以使读者感悟词义的系统性、历史性的特点。在历史地、系统地分析和注释词义当中,《字典》发现并纠正了以往字词书的一些错误。例如:

“寺”,本义为“持”;先秦引申为“侍奉”,见《诗经·大雅·瞻卬》“匪教匪悔,时维妇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的“寺人”,指宫廷近侍、宦官;再引申,把宦官办公的处所,即其官署称为寺,如大理寺、太常寺等;待佛教传入我国后又有了“佛寺”之义。《汉语大字典》“寺”音 *si4* 下的义项为:①官署。②佛教的庙宇。③通“持”。④通“侍”。音 *shi4* 下的义项为:“近侍的内臣,通指宦官。”如此则将其本义“持”当作通假义了。而且从相互独立的许多义项中看不出词义之间的关系和时代的先后。

“趾”,本义是“足”,假为“足指”义当是在唐代以后的事。但旧《辞源》“足指曰趾”却举了《诗经》“四之日举趾”的例子。旧《辞海》以《文选·吴都赋》“足趾之不蹈”为“足指”的例子,都错了。《诗经》的“举趾”是举足,不是举“足指”。《吴都赋》的“足趾”二字是同义词连用,不是“足之指”,蹈地用足,不能用“足指”。且“指”是脂部字,“趾”是之部字,南北朝以前,脂之不能通假。

第三,设立〔备考〕栏。古籍中只见过一次的僻义,往往不十分可靠,《字典》将这样的义项均归入〔备考〕,以免它们同正常的词义混在一起,给读者添麻烦。例如“喜”字,

〔备考〕通“饔”。酒食。《诗经·豳风·七月》:“田畯至喜。”

《郑笺》：“喜，读为饔(chi4)。饔，酒食也。”朱熹《集传》：“治田早而用力齐，是以田峻至而喜之也。”与《郑笺》异。

像这样典籍中仅此一例，且传注解释不一的词义，归入备考义项。再如“奸”字，

[备考]犯淫。《说文》：“奸，犯淫也。”按，《集韵》引《说文》作“犯也”，无“淫”字。《集韵》是。

此中提供的信息是很宝贵的。

第四，除了在释义的体例上有所革新外，《字典》在内容上增加了一些创新项目，目的是给予读者更多的知识，提供更多的信息。

1. 除了一些小部以外，在每个部首前有一篇“部首总论”，说明该部首的意义、该部字的特点、大致可分的类别等等，很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例如：

[大部总论]

“大”是古文“人”字。小徐本《说文》：“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古文人也。”林义光曰：“𡗗(人)象侧立，𡗗(大)象正立。”所以《说文》大部字的多与人有关。例如：奎，两髀之间。夹，持也，从大挟二人会意。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

也有些字与大小的大有关。例如：奄，覆也，大有餘也。

夸，奢也，从大，于声。契，大约也。

《说文》另有𡗗(才)部，云：“说文大改古文，亦象人形。”这个𡗗部的字多与大小的大有关。例如：奕，大也，从大，亦声。奘，𡗗(zāng3)大也，从大，从壮，壮亦声。𡗗(𡗗)，壮大也，从三大，三目。

这个𡗗部有个“奚”字，《说文》云：“大腹也。”其实“奚”的本义是奴隶，从大也就是从人。

《康熙字典》大部有些字不属于《说文》大部，这里不讨论。“这里不讨论”，但是提供给读者一个信息，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去研究探讨《康熙字典》大部字的情况。

〔辛部总论〕辛部所收的字不多,大多与讼争有关。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辛”为义符,因“辛”本为黥额的刑具,故“辜”、“辟”、“辜(罪)”、“辞”等以“辛”为义符的字本义都与狱讼有某种联系。只有“辣”字是与“辛”的另一意义(辛辣)相联系的,另一类是以“辩”为声符的字,“辨”、“辩”仍与讼争有关。只有“辩(斑)”与争讼毫无关系。(笔者注,《说文》:“辩,辜人相与讼也。从二辛。”)

对部首这样的讲解对读者是很有益处的。

2. 注释联绵字。联绵字是不可分解的双音词,词义与各个单字成员的意义无关,联绵字重音不重形,常常成为阅读古书,尤其是先秦典籍的拦路虎。《字典》特设联绵字训释一项,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词义。例如:“〔兜鍪〕叠韵联绵字。头盔。古称冑,秦汉以后称兜鍪。《后汉书·袁绍传》:‘绍脱兜鍪抵地。’”又如“〔佹佹〕双声联绵字。①勤奋的样子,汉·贾谊《新书·劝学》:‘然则舜佹佹而加志,’②犹言俯仰之间,形容时间的短暂。《文选》南朝·宋·颜延年《秋胡诗》:‘熟知寒暑积,佹佹见茶枯。’注:‘佹佹,犹俯佹也。’”

3. 辨析同义词,即对意义相近的字提出来加以辨析,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词义,辨别同义词之间意义和用法上的差异。例如:

〔辨〕二,两。上古时代,‘两’和‘二’不同义。‘二’字用于基数和序数均可;‘两’字只用于成双成对的事物。汉以后,‘两’、‘二’变成了同义词,但序数不能用‘两’,‘第二’不能说成‘第两’,春天的二月不能说成‘两月’。基数如果是两位数以上,也不能用两。例如‘二十三’不能说成‘两十三’,‘三十二’不能说‘三十两’。‘两百、两千、两万’在现代汉语里说了,但古人只说‘二百、二千、二万’。

〔辨〕奸,姦。二字在上古时代音义皆不同。“奸”,古寒切,是干犯的意思;“姦”,古颜切,是姦诈的意思。后来由于“姦”又作“奸”,所以又演变为“奸”,与干犯的“奸”变为同字。《辞源》引《管子·重令》“奸邪得行”为例,是误引。查《管子》

原文作“姦”，不作“奸”。)

4. 列举一些同源字。同源字指音近义同的字。列举同源字是为了给予读者一些语源学的知识。例如：“[同源字]踞、倨。踞是没有礼貌的行为，倨是对人没有礼貌。故二字同源。”再如“[同源字]北、背。《说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徐灏云：‘古者宫室皆向南，故以所向为北。’朱骏声云：‘人坐立皆面明背暗，故以背为南北之北。’”那么北背同源。

5. 在字条最后以按语形式交待《说文》中有无该字。云“《说文》无某字”者，指秦汉典籍中出现而《说文》未收。如果《说文》与《字典》归部不同，则交代《说文》在某部，不仅提供信息而且方便查阅。有时根据情况还有更丰富的内容。例如“囑”字，“按，《说文》无囑字。囑托的意义古但作属”。又如今天的“两”字，在《说文》中分作三个字，其按语解释说：“按：《说文》分为‘网，两，𦉰’三个字。‘网，两’在网部。‘𦉰’在糸部。网下云：‘再也。’那是数词的两。两下云：‘二十四铢为一两。’那是斤两的两。𦉰下云：‘履两枚也。’那是‘葛履五两’的两。”

通过以上简述，本《字典》的信息量可见一斑，从中也可见出编者深厚的功力。

在释音上，为突出“古汉语”特点，本《字典》也有其特色。释音内容包括三方面：1. 今音，以汉语拼音注释。2. 中古音，注明《广韵》反切及声韵调。其中类隔切及《广韵》未收字补以《集韵》或其他韵书。3. 上古韵部。标明上古韵部，一方面便于阅读上古韵文，一方面便于识别叠韵联绵字。

释音中，必须处理好古今音的契合、音与义的契合等问题。其中古今音的契合问题比较复杂，由于语音演变（包括古方言音问题），造成许多异读字的分合现象。①有的今音只有一读，古音却有数读。例如“汛”，《广韵》有息晋切、所卖切、苏细切三读，义项均为“洒，水汛”。今音 xun⁴，只与息晋切契合，那么中古音就舍弃其他反切，只取与今音相同的息晋切。②又有的字古反切相同，而今

音出现异读,如“接、睫、婕”本为同小韵的字,今却别为 jie1/jie2 两音。那么就在出现异读的“婕 jie2”的反切“即叶切”下注“音接”,提示中古反切读音。③还有整个小韵的字,今音全部改读,如《广韵》魂韵“昆 古浑切(gun1)”小韵 20 个字,今音都读作 kun1 了。《字典》就在这类字音下注明“今读如坤”。类似这样的问题,晚近新编古汉语字典常常有所疏忽。例如“𪔐”,《广韵》“而陇切(rong3),毛细而软”,与今标准音合。而《大字典》用而陇切,却注音为 rong2,与反切不合。古音亦有 rong2 音,见《字汇》而中切,《大字典》未取。“署”,《广韵》《集韵》均只有去声常恕切,而今音变作上声 shu3。《辞源》、《大字典》、《大词典》均未加区别和说明,将相抵牾的汉语拼音与古反切对应地并列在一起。〔痲癰〕病名。痲,音 chi4。《辞源》在 chi4 音下列出《集韵》的三个反切:胡计切、诘计切、吉曳切。《大字典》取胡计切、诘计切。《大词典》只取诘计切。然而都与今音 chi4 不合。《字典》取《五音集韵·祭韵》“尺制切,小儿惊”,音义均契合。

《字典》对于今音相同但古音来源不同者,按不同来源分别设立音项。如“焉”字,《广韵》有两音两义:“于乾切,何也(又謁言切,安也。音义皆同)”;“有乾切,语助也。”据《广韵》,疑问代词的焉当读阴平 yan1,语气词的焉当读阳平 yan2。但是今音都读阴平。又如“洮”字中古有两音两义“他刀切(tao1),水名。徒刀切(tao2),盥洗”,今一律读作阳平。于是《字典》分立两个音项以示来源之别。

《字典》还很重视通假字的读音,将本义音和通假音区别开,并努力找到它的古反切根据。例如“锡”字,古籍中常借为“赐”。《辞源》、《大词典》均于“锡”本字音 xi1 下列“赐予”义项,读者必然认为锡用于赐予义时也读 xi1。《大字典》在 xi1 音下注曰“通赐(ci4)”,但没注出其根据与音读来源。本《字典》注曰:“《集韵·真韵》‘赐,斯义切,《说文》予也。又姓。或作锡。’”如此则找到了通假根据。可是《集韵》的斯义切当读 si4,与今音 ci4 不合。《字典》又以《中华新韵》“赐,读书音 si4,话音 ci4”,给予说明,很周到。

《字典》在释音上还纠正了以往字词书归错古韵部的错误,以及对古韵书未作校勘而误用的反切等等,此不赘述。

可以说,无论是释音、还是释义,《字典》是有所创新、有所前进的。《字典》尚未出版,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并著录于英国汉学家魏根深编纂的《中国历史手册》中。当然《字典》尚存在需要打磨的地方,就是在贯彻释音、释义的体例要求上也有不尽完善之处,这并不奇怪。重要的是,需要广大读者的关心和帮助,专家学者的呵护,更需要编者和出版者承担起持之以恒不断修订使其臻于完善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这部字典真正成为精品。

二、编后絮语

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这部书的部头不能算大,作者不能算最多,操作时间(从约稿到出书)也不能算最长,然而它最费心力、最花时间、最困难、最曲折,故事最多,因此经验体会最深刻。在这里絮叨几句。

1. 作者与编辑部的精诚合作、同舟共济是极为重要的。对于部头大、学术价值高、难度大的图书,特别是大型辞书,显得尤为重要。起初,王先生编写的字典样稿侧重学术价值,从古汉语研究的角度出发,音项中只有中古音及上古韵部。当我提出年轻的学者及一般的读者不值或不熟悉反切,为了扩大读者面,为了将传统与现代接轨,是否以汉语拼音加注今音时,先生略作思考立刻同意了。当我拜读第一册书稿时发现,汉语拼音一律是由中古反切折合的,有些与今音不一致,尤其是“文改会”(现在的语委)规定的一些字的读音。我犯难了,在确定体例时没有谈今音的标准和依据这个问题,这是我的疏忽,我本来是知道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我立刻与王先生的秘书张双棣商量,当时先生已患脑动脉硬化症,从身体、时间、学术观点等各方面分析,问题不好解决,只好依旧。1991年1月中旬召开第一次编者会议时,我又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能调整。王先生这六位大弟子极为慎重,值们尊重、崇拜

先师,不愿意更动先生制定的体例。我认为先生是从善如流、与时俱进的人家,如果他健在,应该是能够接受这一意见的。经过再三讨论,决定只对释音体例略作改动,今音的注释与《现汉》取得一致,因为《现汉》记录的是语委规定的标准音。实际上,这一项改动又引出了释音的一系列其他问题,即古今音的契合问题。(1)古音数读(包括方音问题)而今只有一读的,如何处理?王先生的手稿有时有两个甚至三个反切。(2)古反切相同,而今出现异读的现象如何反映呢?(3)整个小韵的字全部改读的又怎么标注呢?于是出现了后来的释音体例。

人们习惯说“编辑是为人作嫁衣裳”,确实有几分道理。尤其是字词典的编辑,必须有一种特别平静的心态,耐心地做着许多琐碎、繁杂、枯燥的事,甘于默默无闻地付出、奉献。这往往是有学问的不愿意做,没学问的做不了的事。就说统一全书繁琐细微的体例吧,书稿出自众手,又经历十几年时间,在主编故去无人做全而统稿工作的情况下,体例不一的问题可想而知。尽管不断将发现的问题整理出来,打印好发到作者手里,提请注意,最后依然将大量问题遗留给了编辑。仅以引书格式为例。《字典》引书范围上自甲金文下至鸦片战争,浩瀚典籍情况复杂,随时做着统一已有书目的体例,还不断出现新问题。这项工作从开始一直做到最后一个校次。依体例去补齐和纠正朝代名、作者名、书名、篇章名,花费了不知多少时间。为了核查可疑书证,往往就为一个字要去翻几部书,辛苦而熬人。从另一个角度说,其实编辑岗位也是读书学习的近水楼台,因为每个作者都是某一学科或专题的行家里手,更何况遇到像王力及其大弟子们这样的作者。给他们作编辑,读书稿本身就是学习,而且有随时问难情益的方便。然而,无论你面对的是多么知名的专家,知识多么渊博的学者,你都不要忘记自己编辑的身份和职责,即“剪裁和缝制嫁衣裳”的任务。它要求你有专业的能力和水平,要能作出“得当的剪裁”,并能耐得住焚膏继晷、精心“缝制”的艰难过程。如果是群体作者,还需要编辑有组织调配、协

调各方面关系的社会活动能力。没有这些功夫,就不是合格的编辑;有了此等功夫,就必然能与作者精诚合作。

2. 必须请一流学者专家加入编写辞书的行列,请他们亲自编写并做领头人。《大字典》、《大词典》的编纂培养了一大批辞书专业人员。1983年初,我曾走访《大字典》川鄂两省、《大词典》五省一市的许多编写点,了解当时编写队伍的情况。而今,从中脱颖而出辞书界的领头人及大批专家。但是想要编出质量高、学术水平高的辞书,请各专业中一流学者专家参加编写非常必要。他们的学养代表当今专业研究的高度,凭他们的深厚功力,可以居高临下,高下在心地处置词条,一般人难以达到他们的水平。在我国词书史上,从《说文解字》、《玉篇》、《类篇》、《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以及清代《雅》学、《说文》学大家的诸多巨著,以至现代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凡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优秀字辞书,无一不是由造诣颇深的学者们,甚至是一代宗师精心编纂的,有的竟然不惜倾其毕生精力。正因为如此,这些字辞书才流传至今,成为历代学子不可或缺的工具,成为汉语史上的宝贵财富。《王力古汉语字典》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两代专家学者在十多年中协力编纂的,他们功力深厚、写作态度严谨。这是这部字典能够在旧有字辞书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前进的关键。

3. 对好选题一抓到底。从1984年初与王先生商定体例,至2000年6月出版,历经十几个年头。除了最后一年半时间用来专门处理这部《字典》的稿子及校样外,其余年份每年发稿数量平均在100万字以上,当然也就必须处理100万字以上的校样。其紧张忙碌的程度可想而知,其实每年100万字已经是超额完成任务了。然而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鞭策着我,那就是抓住《字典》这个好选题、抓住这些理想的作者,无论碰到什么困难,要顽强地一抓到底,为出精品图书奋斗。当初,鉴于王先生年事已高,商定全书分成四册,写完一请出一册。但当第一册子丑寅卯四集完成后,王先生感到体力不支,恐难以完成这部巨作,便于1985年9月召集了他的六位大弟子:唐

作藩、郭锡良、曹先擢、何九盈、蒋绍愚、张双棣，将续写任务交给了他们。各位写的样稿经王先生审阅通过后，大都已经开始编写了。不想1986年5月，王先生竟然离开了我们。先生的这几位大弟子都是语言学界知名的学者，各自的教学和科研任务都很重，有的有社会职务，还挨着个的都有赴港澳或出国任务，经常凑不齐。因此编写进度很慢。到1990年底，几乎陷入了停顿状态。从编辑的角度，我不忍心让这部字典半途而废，也不同意师母和作者先出版第一册的要求，下定决心抓住这个优秀选题，一定要让王先生“理想的字典”问世，于是开始逐一拜访编者及王师母，调解各方面关系，组织编者会议，请编者传阅手稿，进一步调整确定体例，制定编写计划，签署协议……。尽管编写计划一拖再拖，协议一次次不能兑现，但是我依然契面不舍，因为编者们并没有忘记恩师的嘱托和遗愿，只是太忙、任务太重、时间太紧。我相信只要不断地“督战”，挤出一点是一点，总有一天会攻克。就是这样，初稿终于在1996年完成，开始统稿工作了。这是一部项目丰富、注释缜密的字典，这六位专家又各有所长，训释内容的取舍、繁简见仁见智。何况编纂时间又长达十多年，就是自己一个人的稿子，前后也会有所差异。即使编写体例、审稿条例再细致，后期的统稿工作也是极其繁复和艰巨的。编者们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光是唐、何二位先生的审音工作就进行了一年多，大到审音、审义、统一体例、协调繁简，小到“同源字”、“同义字辨析”等互见条目的核查、制作检字表等等。后期工作工程大、耗时长、细致而繁杂。这期间有磕磕绊绊、有意想不到的干扰，有突如其来的变故，必须承受压力、忍受委屈，真是一言难尽。然而终于紧张紧张地赶在王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前出版了。作者、出版者终于一起手捧这部先生未竟的“理想的字典”来祭奠先生在天之灵。今天王先生这部遗作荣获了第四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大奖。先生的六位大弟子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中华书局也兑现了当年对先生的许诺。我相信，王先生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粟特人在中国》编后感言

荣新江

本来在筹划、编辑《唐代宗教与社会》、《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以后，自己很想轻闲一阵，可是，2003年末，法国科研中心的葛乐耐（Frantz Grenet）、童丕（Eric Trombert）、魏义天（E. de La Vaissière）三位先生找到我，希望我出面组织，在中国召开一次主题为“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Les Sogdiens en Chine: Nouvelles recherches historiques, archéologiques et philologiques）的学术讨论会，把目前中外从事粟特研究的学者请到北京来，共同探讨一番。我这人喜欢参与学术活动，对于这样既可以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又可以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的事，当然觉得是应当做的，所以就很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这事儿真烦。

在北京具体参与筹办会议的是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主任华澜（Alain Arrault）先生，他代表法国方面希望把会议举办的地点放在白石桥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会议主办单位则有法国科研中心中国文明研究组（UMR Civilisation chinoise, EPHE-CNRS）及东方与西方考古研究组（UMR Archéologie d'Orient et d'Occident, ENS-CNRS）、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Centre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à Pékin）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不在北大举办，我暗自高兴，因为此前我已经在北大办了三个国际会议，会务要花费很多时间。而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在张志清主任的带领下，人多势众，已经成功地办过几次国际会议，相信